

# 目錄

譯序／vii

感激／ix

引子：世界的暴風雪／1

**第一章** 整全的意象：「不再分割地」生活／3

**第二章** 跨越巨大的分割：將靈魂和角色重新連結／15

**第三章** 探索真我：靈魂的親密／35

**第四章** 一起地單獨：獨處的羣體／57

**第五章** 為旅程作預備：創造信任圈／79

**第六章** 婉轉地說出的真理：比喻的力量／99

**第七章** 深度向深度說話：學習說話及聆聽／123

**第八章** 活出問題：試驗真理／143

**第九章** 關於歡笑和靜默：不太古怪的伙伴／167

**第十章** 第三條道路：日常生活中的非暴力／185

附錄／209

作者簡介／211

鳴謝／215

帕爾默 (Parker J. Palmer) 稱為「信任圈」(circle of trust) 的貴格會 (Quaker) 傳統實踐，我最初是在唐慕華 (Marva J. Dawn) 的著作中看到的。在我翻譯的多本唐慕華著作中，她都提到貴格會的這種實踐，而且和帕爾默一樣，她也提到她生命中好些重要的決定，都是借助信任圈來找出自己應走的路。但唐慕華從來沒有詳細描述信任圈怎樣運作。直到我著手翻譯《隱藏的整全》(A Hidden Wholeness) 時，才比較全面地認識貴格會這種歷史悠久的實踐。

正如帕爾默在書中指出，信任圈實行的那種溝通方式，例如提出誠實、開放的問題，也可以應用到日常生活中。而且我相信，任何人只要認真留意自己的生活，都會發覺帕爾默說，我們很喜歡給別人意見，嘗試「修正、拯救、勸告、互相糾正」，是十分真實的。我們喜歡顯得「有用」，往往急於將自己的意見強加給別人。父母對子女尤其容易犯這種毛病。但實際上每個人都有內裏的教師，能夠給我們最好的引導。信任圈的功用就是幫助人們聆聽內裏的教師，向它學習。如果在日常生活中，我們可以學習少給別人意見，多幫助別人自行發掘真理，對別人和自己都會有好處。

《隱藏的整全》是帕爾默較後期的著作。與他早期的著作《弔詭的應許》(The Promise of Paradox) 不同，在這

本書中，帕爾默刻意避免使用基督教用語，而是用大眾都看得懂的語言。也正因為這樣，他的著作往往能夠同時吸引基督徒和非基督徒讀者。為了忠於他這種做法，我翻譯這本書時也儘量避免使用基督教辭彙。

在這本書中，帕爾默引用了很多詩歌，翻譯第六章迪金森 (Emily Dickinson) 的那首詩時，我參考了江楓先生的譯本。其他詩則全部由我自己譯出 (編按：除第三章艾略特 (T. S. Eliot) 的詩因版權關係採用上海譯文出版社版本)。我不擅長翻譯詩歌，只能勉為其難，希望至少可以將意思清楚傳達。

翻譯這本書和《弔詭的應許》時，都遇到一些自己解決不了的困難，要發電郵向原作者求助。帕爾默先生兩次都很快給我回覆，解決了我的困難。在此向他致謝。期望這兩本書的中譯能夠將原著的精彩內容清楚地傳達出來，也希望日後會有更多帕爾默著作的中譯面世。

陳永財

隱藏

## 感激

這本書綜合了我由二十多歲便開始思考的四個主題：完整生命的模樣、羣體的意義、為了轉化而教導和學習，以及非暴力的社會改變。

過去六本書和四十年的講學證明，我喜歡思考、談論和寫這些事情。但由於我知道文字可能很快脫離人的現實，我更喜歡的是，語言變得有生命之時。幸虧有那些我有幸認識、滿有恩賜的同事和朋友，將這本書中最重要的話體現出來，令我感到十分滿足。

在全國的不同城市，這些同事和朋友創造了一些環境，讓其他人可以加入「朝向『不再分割的生命』的旅程」。這些同事和朋友人數眾多，我不能一一列出他們的名字，但因為他們的關心、能力和獻身，我深懷感激，想指出他們包括甚麼人：

- 費茲研究院 (Fetzer Institute) 的職員和董事，對於作為這本書的基礎的很多工作，他們都給予支持；
- 教師模塑中心 (Center for Teacher Formation) 的職員和董事，他們讓教育工作者和很多其他各行各業人士，有機會在他們個人和專業操守上進深；<sup>1</sup>
- 在美國和加拿大曾經參加過中心的協調人預備課程那百多人及人次，學習怎樣形成「信任圈」，讓人們可以踏上內在的旅程，朝向「不再分割」的生命；
- 無數參加這種圓圈的教育工作者、慈善家、醫生、律

師、商人、社區組織者、神職人員和其他人士，因為他們知道自己和世界都需要將靈魂 (soul) 和角色重新連結起來；

- 約斯－巴斯 (Jossey-Bass) 和約翰威立 (John Wiley) 兩間出版社的職員，他們積極支持這本書和其他有關的書籍，因為他們相信這本書提倡的工作。

好些人付出特別的努力幫助我和這本書。我將感激和愛獻給他們：

- 馬西·傑克遜 (Marcy Jackson) 和里克·傑克遜 (Rick Jackson) 都是教師模塑中心的主任。差不多長達十年，他們在各個地方帶領人建立信任圈，並且是以技巧、耐心、智慧、異象和愛心這樣做。我將這本書獻給他們，為他們了不起的工作而向他們致敬，讓他們再次知道，我多麼珍惜他們的友誼。
- 萊曼 (Rob Lehman) 是費茲研究院的榮休院長，也是研究院的董事會主席。他有強而有力和持久的異象，相信連結內在和外在生命是十分重要的。如果沒有他的友誼和鼓勵，作為這本書的基礎的很多工作都不可能完成。
- 比奇 (Tom Beech) 是費茲研究院的現任院長。我們是大學同學，他是我十分珍惜的朋友，他很早便提倡教師模塑中心在本地和全國的工作。從我認識他至今，他都示範了不分割的生命。
- 斯勒伊特 (David Sluyter) 是費茲研究院的高級顧問，

奧利萬蒂 (Mickey Olivanti) 是費茲研究院的課程主任。他們在一九九〇年代初幫助我推出教師模塑課程，而且一直忠心地給予支持。他們是我的好朋友和同事，他們的信任和相伴對我意義重大。<sup>2</sup>

- 涅波 (Mark Nepo)、奇普·伍德 (Chip Wood) 和約翰遜 (Roland Johnson) 分別是詩人兼散文家、公立學校校長和律師。他們也是我的好朋友，在旅程中與我結伴。他們細心地閱讀這手稿的不同版本，我很感激他們慷慨的幫助。
- 邦德 (Earlene Bond)、福克納 (Ann Faulkner)、古丁 (Guy Gooding)、瓊斯 (Sue Jones)、沙利文 (Elaine Sullivan) 和塔克 (Bill Tucker) 是達拉斯縣社區學院區 (Dallas County Community College District) 的領袖，他們透過社區學院模塑中心 (Center for Formation in the Community College)<sup>3</sup> 將模塑帶到他們的教育世界。我十分感激他們的友誼和支持。
- 醫學博士利奇 (David Leach) 是畢業後醫學教育認證委員會 (Accreditation Council for Graduate Medical Education) 的行政主任，醫學博士伯塔頓 (Paul Batalden) 是達特茅斯醫學院 (Dartmouth Medical School) 的兒科和社區及家庭醫藥教授。他們都是轉化醫學教育和健康護理的領袖。他們讓我看到，這本書的主要觀念怎樣對應一個我不大熟悉的專業。我十分珍惜他們的鼓勵和友誼。<sup>4</sup>
- 富勒頓 (Sheryl Fullerton) 是我的編輯。她很擅長書

籍製作和營銷，深諳這門難懂的工藝。她也是我珍惜的朋友，知道我在甚麼時候需要安慰，甚麼時候需要挑戰。我感謝她以及她在約斯－巴斯和約翰威立的能幹的同事，他們努力令這本書得以面世。這些同事包括：富拉格（Joanne Clapp Fullagar）、戈爾茨坦（Paula Goldstein）、馬達范（Chandrika Madhavan）、西格勒（Sandy Siegle）和埃默（Bruce Emmer）。

- 莎朗·帕爾默（Sharon Palmer）是我最好的朋友、我最信任的批評家，也是我的愛人。無論我寫甚麼，她都是第一個讀者，而由於我要丟掉二十頁紙，才能夠保留一頁文字，所以她需要閱讀很多材料。我問她在編輯時找尋甚麼時，她以三個問題回答我：是否值得閱讀？是否表達得清楚？是否表達得優美？這應該可以解釋，為甚麼我將文字丟掉的比率那麼高，以及為甚麼我需要不斷修改我的作品。
- 我們很感激莉莉基金會（Lilly Endowment, Inc.）慷慨支持製作這本組長指南和有關「信任圈」的光碟。（編按：中文版不包括指南及光碟）



二十年前的一個夏天，在英國教學期間，我在劍橋一間書店拿起一本薄薄的詩集，裏面收錄了托馬斯（D.M. Thomas）一首令我印象深刻的小詩〈石頭〉（“Stone”）。我將那首詩抄下來，放在公事包裹，今天仍然保留著它。托馬斯思考「詩人」一生中寫過的書籍的名稱，然後

這樣結束：

還有第七本書，或許是第七本，  
它稱為第七本書，因為它沒有出版，  
那本書是一個孩子以為自己本來可以寫成的，  
以最堅硬的石頭和最清晰的葉子製成，  
是一個民族賴以生存，並使之生存的。<sup>5</sup>

從第一次閱讀〈石頭〉那刻開始，我便感到它包含了給我的信息。去年，我突然發覺《隱藏的整全》會是我第七本書時，便開始想到，那給我的信息會否是我不應該出版這本書！一些批評家可能想我這樣決定，但我明顯沒有這樣做。

我認為〈石頭〉向我談及盼望，推動我寫作四十年的盼望——盼望找到言語，是可能給別人生命的。我不知道這本書的話能否實現這個盼望。但我知道作為這本書的基礎的工作——這工作將人們聚集在一起，重新發現和重尋他們的整全——給我的生命，是我從事的所有其他職業都不能相比的。願這本書讓更多人好像我那樣得益——從歡迎靈魂的羣體那賜生命並醫治世界的力量中得益。

---

**註釋：**

1. 關於這些機會的資料，瀏覽<http://www.teacherformation.org>，

點擊《隱藏的整全》的讀者那一欄。

2. 有關費茲研究院的進一步資料，參<http://www.fetzer.org>。
3. 有關社區學院模塑中心的進一步資料，參<http://www.league.org/league/Projects/formation/index.htm>。
4. 有關畢業後醫學教育認證委員會的進一步資料，參<http://www.acgme.org>，並點擊「獎勵計劃」（“Award Program”）。
5. D.M. Thomas, “Stone,” in John Wain, ed., *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Poetry: Post-War to the Present* (London: Hutchinson, 1979), 27.

# 隱藏

# 引子：世界的暴風雪

世界的暴風雪  
越過了界限  
並顛覆了  
靈魂的秩序。

——科恩 (Leonard Cohen)<sup>1</sup>

以前大平原 (Great Plains) 上的農夫，在最初看見暴風雪時，會從後門拉一條繩到穀倉。他們都聽過一些故事，講述有些人仍然留在後院時，因為四周一片白濛濛而看不見自己的家，終於迷了路，最後凍死。

今天我們活在另一種暴風雪中。它以經濟不公義、生態遭破壞、身體和靈性的暴力，以及它們無可避免的後果——戰爭，在我們四周盤繞。它以恐懼和瘋狂、貪婪和欺詐，以及對別人的苦難無動於中，在我們裏面盤繞。我們都聽過一些故事，講述一些人迷失落入這瘋狂中，與自己的靈魂 (soul) 割裂了，失去了道德方向，甚至失去他們會朽壞的生命：他們成為報章頭條，因為他們令很多無辜的人與他們一起沉淪。

迷失的人來自各行各業，包括神職人員和大機構的行政人員，政治人物和街上的普通人，名人和學童。我們有些人擔心自己或自己所愛的人會迷失在風暴中。有些人現在已經迷失了，正在尋找回家的路。有些人迷失了也不自知。有些人則利用暴風雪作為掩飾，為了私利

而犬儒地渾水摸魚。

因此我們很容易就相信詩人說的，「世界的暴風雪」顛覆了「靈魂的秩序」，很容易相信靈魂——那人類自我中維持生命的核心，會渴望真理（truth；編按：這詞於本書內可指事實的陳述〔true statement〕或實在〔reality〕，可譯作「真理」或「真相」，本書統一譯作「真理」）和公義，愛和饒恕的——已經失去引導我們生命的所有力量。

但我自己對暴風雪的經驗，包括我不願意承認的、多次在其中迷失的經驗，告訴我事實並非如此。靈魂的秩序永遠不能被破壞。它可能因為一片白濛濛而被掩蓋。我們可能忘記、否認引導它的就近在咫尺。但我們仍然在靈魂的後院，一再有機會重尋方向。

這本書是關於在後門拉一條繩到穀倉，讓我們可以再次找到回家的路。我們瞥見靈魂時，可以安然度過暴風雪，而不會失去盼望，也不會看不見前路。我們瞥見靈魂時，我們在風暴的暴力中蒙召回到我們「隱藏的整全」，可以在受傷的世界——包括在家庭、社區、職場和在政治生涯中——成為醫治者。

**註釋：**

1. Leonard Cohen, "The Future" © 1992 by Sony Music Entertainment, Inc.

## 整全的意象 「不再分割地」生活

細葉松……不是可供採伐的樹木，也不會經常在選美中勝出。但對我來說，這勇敢的老樹，獨自屹立於岩石之上，它那種美，是猶如有生命的物體能夠企及的……它的形狀，與天空映襯著，形成的書法，有力地寫下品格和堅毅，安然度過風吹、旱災、寒冷、暑熱、疾病……在沉默中，它談及……整全……源自成為真正自己的正直。

——道格拉斯·伍德 (Douglas Wood)<sup>1</sup>

## 進入曠野

每年夏天，我都會去邦德里河（Boundary Waters），那是沿著明尼蘇達－安大略（Minnesota-Ontario）邊界、廣達一百萬畝的原始荒野。多年前，我第一次到那裏時，純粹為了度假。但隨著我一再回到這個清水、石頭、樹林和天空的原始世界，假期對我來說，感覺更像朝聖——由靈性的需要驅使，每年長途跋涉去到聖地。那裏有很多細葉松自然地生長。道格拉斯·伍德對這種樹木的默想，指出我北上尋找的東西：整全地活著時，生命呈現的意象。

梅頓（Thomas Merton）說：「在萬物裏面都有……隱藏的整全。」<sup>2</sup>但回到人類世界——我們不如細葉松那樣敢於流露自我的地方，梅頓的話有時似乎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。我們害怕自己內裏的光會熄滅，或者內裏的黑暗會被揭露，於是彼此隱藏自己的真正身分。在過程中，我們與自己的靈魂分離。結果，我們過著分割的生活，遠離我們裏面保有的真理，以致我們不能認識「源自成為真正自己的正直（integrity；編按：亦可譯作完整）」。

我對分割的生命的認識，最初來自個人的經驗：我渴望整全，但分割往往似乎是更容易的選擇。一個「安靜、微小」的聲音，說出關於我、我的工作或世界的真理。我聽到這聲音，但卻彷彿聽而不聞那樣行動。我沒有發揮某種本來可以帶來好結果的個人恩賜，或我投身於自己並不真正相信的計劃。我對自己應該處理的問題

保持沉默，或者主動放棄自己的一個信念。我否認自己內裏的黑暗，讓它更有能力影響我，或者我將這黑暗投射到別人那裏，在「敵人」不存在時製造敵人。

我分割地生活時，付出很大的代價——感到自己不誠實，擔心被人揭發，因為自己否定自我這事實而感到沮喪。我周圍的人也要付代價，因為他們走在其上的土地，由於我的分割而變得不穩固。我連自己的身分也否定時，又怎能肯定別人的身分？我連自己的正直也藐視時，又怎能信任別人的正直？我生命中間有一條裂痕貫穿，每當它裂開——令我的言語和行動跟我裏面所持的真理脫離——我周圍的事物便會搖搖欲墜，開始解體。

但在北方，在荒野，我感受到隱藏「在萬物中」的整全。在野醬果的美味裏，松樹沐浴在陽光下的芬芳中，北極光的景色裏，海水拍岸的聲音中，這些基本的正直的記號，是永恆而且無可置疑的。當我回到短暫和充滿懷疑的人類世界，對隱藏在自己和別人裏面的整全，我有新的看法，也有一顆新心，甚至可以愛我們的不完美。

事實上，那荒野不斷提醒我，整全與完美無關。一九九九年七月四日，為時二十分鐘、強度有如颶風的強風摧毀了邦德里河一帶二千萬棵樹木。<sup>3</sup>一個月後，我北上周年朝聖時，我因為那滿目瘡痍而心碎，並懷疑自己是否想再回去。但此後每次到訪，我都驚訝於大自然怎樣利用破壞來刺激新的生長，緩慢但持續地醫治本身的創傷。

整全並不表示完美；它表示接受破碎為生命固有的部分。明白這點給我盼望，相信人類的整全——我的、你的、我們的——不需要是烏托邦式的夢想，只要我們可以利用破壞作為新生命的苗圃。

## 超越道德

分割的生命有多種不同形式。我只舉幾個例子，我們的生命就是這樣，當……

- 我們拒絕投入工作，令它的質素下降，令自己與那工作應該服事的人疏遠。
- 我們藉以謀生的工作違反我們基本的價值觀，即使我們為求生存並不絕對需要這樣做。
- 我們留在將我們的靈（spirits）逐漸毀掉的一些環境或關係中。
- 我們藏著祕密，為了個人利益而損害別人。
- 我們不向與我們意見不同的人透露自己的信念，藉以避免衝突、挑戰和改變。
- 我們隱藏自己的真正身分，因為我們害怕被批評、迴避或攻擊。

分割是個人的病癥，但它很快也成為其他人的問題。教師以講台和權力為掩飾，敷衍了事，分割便成為學生的問題。醫生躲藏在自我保護的科學面具背後，漠不關心地給予治療時，分割便成為病人的問題。主管只